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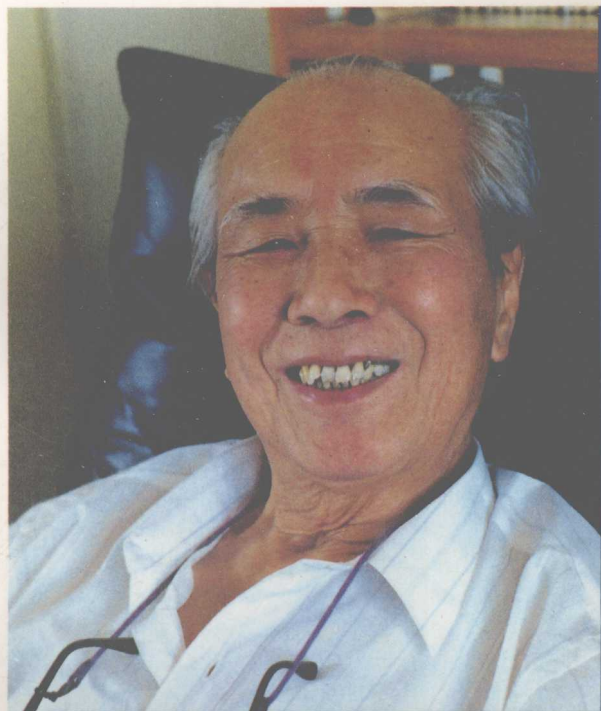
中国文联晚霞文库



CHINA FEDERATION
OF LITERARY
AND ART CIRCLES
“EVENING GLOW”
LIBRARY

阮章竞 著

霜天 山魂第一卷



大众文艺出版社



霜天

山魂第一卷

阮章竞 著

大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霜天/阮章竞著.

—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1997.9

ISBN 7-80094-197-3

I.霜…

II.阮…

III.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I 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97)第19703号

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西城区鼓楼西大街79号)

邮编:100009

北京市昌平建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50×1168毫米 1/32 印张 18.625 字数 450千字 插页 4

1997年9月北京第一版 1997年9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定 价:38.00元



作者简介

阮章竞,1914年生于广东中山县象角乡。当过油漆学徒、工人,1936年参加救国会,并从事抗日救亡歌咏活动。抗战爆发后,北上太行山,曾任游击队指导员、八路军太行山剧团指导员、团长,前方鲁艺教员、文联戏剧部长。建国后,任中共华北局宣传部文艺处长、副秘书长。中国作协二、三、四届理事、顾问,中国文联候补理事、全委,《诗刊》副主编,北京作协主席、文联副主席。著作有:戏剧《未熟的庄稼》、《和尚岭》、《糠菜夫妻》;歌剧《比赛》、《赤叶河》;长诗《圈套》、《漳河水》、《白云鄂博交响诗》、《边疆明月胡杨泪》、《漫漫幽林路》;童话诗《金色的海螺》、《牛仔王》、《马猴祖先的故事》、《小姑娘与乌猿婆》;诗集《勘探者之歌》、《阮章竞诗选》、《夏雨秋风录》;散文《新疆忆旅》等。

目
录

1	黄河	(1)
2	雁门关下.....	(13)
3	五台山间.....	(34)
4	晋东道上.....	(66)
5	娘子关.....	(87)
6	“俘虏”	(105)
7	冬晨	(117)
8	赴洛阳	(131)
9	进太行	(145)
10	空城.....	(158)
11	炉边夜话.....	(172)
12	古道牛铃.....	(185)
13	鸣鹰洞.....	(197)
14	砧声.....	(210)
15	锣声.....	(224)
16	山城.....	(236)
17	枪!	(250)

18	春燕南来.....	(264)
19	怒云.....	(284)
20	旋风.....	(301)
21	阴阳界.....	(316)
22	交锋.....	(326)
23	鏖战.....	(341)
24	三月春山.....	(353)
25	邙长大道.....	(374)
26	浊漳南北.....	(395)
27	神头山.....	(411)
28	神头辿.....	(428)
29	骆驼谷.....	(452)
30	峡谷急袭.....	(464)
31	捉鳖池.....	(486)
32	乍暖还寒.....	(496)
33	密谋.....	(508)
34	审判审判者.....	(520)
35	葫芦书院.....	(532)
36	鹿钟麟北上.....	(557)
37	雪夜·雪晨	(573)

1 黄 河

抗日将士出征歌

全国动刀兵，
一齐来出征。
你看那大旗，
飘扬多威风。
这彪人马哪里来？
西北陕甘宁。
这彪人马哪里来？
西北陕甘宁。

军民要齐心，
救国打先锋。
这一个主张，
全国已同情。
今番渡得黄河来，
誓死杀敌人！
今番渡得黄河来，
誓死杀敌人！

仲秋时节，雨季已经大吹大擂地开进北方。黄河，比哪一个季节，都更加波涛汹涌，奔腾澎湃。这般情景，不知延续了多少个世代。但是怎么也不似 1937 年仲秋，她是那样激昂，那样严峻，那样咆哮怒吼，一泻千里，震地惊天。主要原因是这年的 7 月 7 日，日本帝国主义强驻中国故都丰台的军队，在卢沟桥进行军事演习，诡称一个士兵失踪，要进宛平搜索，遭到拒绝后，竟首先开炮轰击宛平我国驻军。国民党第二十九军官兵，抵制了蒋介石的不抵抗命令，奋起抵抗。这就是近代史常说的“卢沟桥事变”。断送了东三省七年之后的蒋介石，此时仍不准人民抗日，密令第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与日本驻华北派遣军总指挥香月清司进行会谈。最后全部接受了香月清司的要求：第二十九军从北平防地全部撤退。却没想到香月乘第二十九军撤退的时候，命令日军乘机进攻。第二十九军将士忍无可忍，被迫自卫。第二十九军副军长佟麟阁，师长赵登禹，在南苑指挥作战，壮烈阵亡。

“灭亡支那”之心，想得如此之久，现在胜利又来得如此之快，日本东京大本营，如痴如醉，叮叮当当碰杯之声，震撼宫墙。战争狂热，笼罩着全日本。东京御前会议，天皇、大元帅裕仁，决定派陆军大将寺内寿一接替香月清司为日军华北派遣军总指挥官。

国民党各路军队的总指挥、军长对日军闻风丧胆。平绥线板垣征四郎指挥的日本军刚出昌平，蒋介石嫡系部队汤恩伯的中央第十三军就放弃南口；驻守察哈尔省城的刘汝明，一枪未发，便逃离张家口。板垣征四郎的平绥线日军，轻而易举地兵压晋北。

阎锡山的三十万晋绥军，惶惶不可终日。

阎锡山密令驻守天镇的第六十一军：“坚守三天，拒敌西

进。”而没有任何抗敌字句。在天上飞机、地面大炮的狂轰滥炸中，军官士兵都无法明白阎锡山“坚守三天”是要干什么，于是集体去问六十一军军长李服膺说：“死守阵地，任敌轰击，伤亡惨重，死不明白！”

脸色灰白、两腿哆嗦的军长李服膺，有气无力地回答：“死不明白，也得明白！”

狂轰滥炸，血肉横飞，坚守了三天，军官士兵都在说“应该抗击”时，又接到阎锡山的第二道密令：“再坚守三天，拒敌西进！”

同时，阎锡山放出风声：要与日军在大同会战。

但是，阎锡山并没与日军在大同会战，倒是第六十一军军长李服膺，惊慌失措，逃跑到内长城。

紧接着是阎军第十九军军长王靖国，率领全军，逃离大同，惶惶如丧家之犬，退到内长城。

这样，山西北部的外长城，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号称三十万的晋军，争先恐后，全部溃逃到恒山西脉的内长城。

山西形势岌岌可危，藏在阎锡山肚子里的到底是什么妙计奇谋？谁都不明白，只有中国共产党明白：8月30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命令林彪的第一一五师，渡过黄河，东征抗日。

9月8日，命令贺龙率领的第一二〇师，东渡黄河，向雁门关方向北上。

中华民族有希望了。黄河理所当然要奔腾澎湃，为自己的英雄儿女擂鼓出征。

就在这个山呼海啸的仲秋，9月6日的凌晨，有一位将军，骑着战马，立在淡蓝色的晓岚里，望着东岸高耸的霍山。旁边站着一位年轻的随员，同将军一样，望着奔腾的黄河和深蓝的东面群山。

这位战马背上的将军，就是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也称

第十八集团军的总司令朱德。他马旁立着的青年军官，姓林名穆。

朱德这天正率领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部，要在陕西韩城芝川镇一带东渡黄河。秋风强劲，急流迅猛，鞍头马鬃，飒飒飞扬。

不一会儿，东方霍山背后，泛起一道金边紫云，闪光的汾河，像一匹抖开的云锦，一下从蓝色的晓岚里，逶迤朝南向西，飘入黄河。雕甍欲飞的秋风楼榭影，矗立在晨色之中。

朝霞撒满黄河渡口。一点两点，百面千面征旗，漫山遍野，随着战歌，迎风飞扬：

能将带精兵，
威武世无伦。
城头上站着，
两位大将军。
威风凛凛是哪个？
朱德、毛泽东。
威风凛凛是哪个？
朱德、毛泽东！

霎时间，西北角上，万马嘶鸣，千锚齐放。前进的歌声和船工们的“下锚”号子声，响彻河空。

一只大船上，站着八路军总司令朱德、政治部主任任弼时和副参谋长左权。他们正乘风破浪，向东岸秋风楼前进。浪花在船头船舷撞击飞溅，浊流在船尾迅猛旋转。

太阳升上东山天空，东岸丛林紫气升腾，西岸群山金光灿烂。

朱德率领总司令部渡过黄河，到了侯马，改乘阎锡山独有

的、煞费苦心经营的窄轨火车，北上太原。由于国民党军调度混乱，加上日本飞机的狂轰滥炸，使他们整整坐了两两天两夜，才到达伤兵呻吟、败将惶惑的太原车站。

火车一进站，只见月台内外，人群似海，彩旗如云。“热烈欢迎朱德总司令”、“热烈欢迎八路军东渡抗日”的大横幅标语，一面一面举在人群上。欢迎的口号声、锣鼓声、鞭炮声和抗日救亡歌声，响彻云霄。

双塔背后，群山拥簇。一座巍峨的高峰，披着浅橙色阳光，耸立其中。林穆在车厢门口，忽然看见一位眉浓如漆，眼若朗星，精神飒飒的军人，健步往车厢走来，林穆欢乐地叫了一声：“周副主席！”

“周副主席！”李复生参谋和警卫排长等人都欢乐地叫着，并随林穆跳到月台上，向周恩来敬礼。

周恩来还礼，亲切地回答说：“同志们辛苦了！”再一一握了手才走进车厢，当他见到朱德时，便笑着说：“朱德同志，你辛苦了！”

中国共产党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周恩来，是奉党中央之命，风尘仆仆，临时从陕西到太原，同国民党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会谈八路军开进山西抗日事宜的。从战争爆发之后，周恩来常去南京与蒋介石、国民党各方面做抗日统一战线工作。虽然跟朱德分别不多久，但是他们却像久别重逢的老战友那样，双手紧握，无比欢乐地相互凝视着。

朱德说：“恩来同志，我辛苦个啥子噢？坐蜗牛火车，慢慢吞吞才来到的噢。”他左看右看周恩来说：“你可是有点瘦了，辛苦了。”

周恩来自然而然地把左手合在朱德手上，头部习惯地摆动一下，笑着说：“因为华北形势紧张，中央要我来同阎锡山会谈，

比你先来几天，我怎会瘦呢？”说罢便看了看欢腾的月台，又说：“朱德同志，我们快走吧！你再不出去，欢迎总司令的青年学生、各界人民群众，要冲上车厢来了！”

于是这两位南昌起义的伟大组织者和领导者，手拉着手，走到车厢门口。月台上发出了阵阵暴风雨般的热烈掌声和欢呼声。他们步下月台，同国民党军的高级军官，山西省政府的高级官员一一见了面，一边走一边拍着手向青年学生、进步人士和各界代表表示谢意之后，就立即到了八路军太原办事处。他们顾不上喝水，就立刻站到平铺着军事地图的四张八仙桌前。红蓝铅笔标出的线条、符号，都在告诉人们：山西形势，非常严峻。

周恩来、朱德分析了寺内寿一接替香月清司为华北派遣军总指挥官，分兵四路追击国民党溃军的情况后，周恩来说：“板垣征四郎不费一枪，不损一卒，先占领了南口，又占领了张家口、山西北部，黑云压城欲摧的时候，李服膺就放弃天镇，说要在大同跟日军会战，王靖国就放弃大同，我怀疑他们想搞什么名堂。”

朱德点头说：“唔，不能不怀疑噢。”

周恩来说：“板垣征四郎与阎锡山是日本士官学校同学，阎锡山和冯玉祥联合反蒋失败，又是这位同学把他藏在大连，后来又用飞机送他回山西。板垣有恩于阎锡山。板垣现在是平绥线日军的指挥官，阎锡山心里想的是什么，很微妙。等到李服膺放弃天镇，王靖国逃离大同，三十万阎军像惊弓之鸟，全部溃退内长城，举国哗然，阎锡山慌了手脚，急急忙忙跑到雁门关太和岭，压住全军阵脚。朱德同志，这不能不叫人怀疑。”

朱德说：“是很可怀疑的。阎锡山杀李服膺，李服膺实际是阎锡山的替罪羊。”

周恩来说：“阎锡山杀李服膺，是企图掩尽天下耳目。”

朱德戴上老花镜，手指沿着内长城地形说：“雁门关，太和岭

……这是岭口村，他的司令部就在这里？”抬头望着周恩来。

周恩来说：“是的，就在这个小村子里。”

朱德取下老花镜说：“恩来同志，很明显，寺内寿一、板垣征四郎战略企图是占领山西，当前重点是夺取太原。你看，板垣可以从张家口下怀安、蔚县、广灵、灵丘入平型关，趋繁峙、代县；另一路可以从广灵、浑源、应县，过金沙滩，夺取雁门关，消灭滹沱河源一带的山西军队；另一路再从大同，直趋朔县、宁武，沿同蒲铁路直奔太原。滹沱河谷现在是阎锡山生死攸关的地方。”

周恩来肯定地说：“寺内寿一、板垣征四郎是这样计划的。”

朱德说：“如果灵丘、平型关都顶不住，忻口也就很难顶住了。他三十万晋绥军，已成了狗咬的鸭群，唧唧乱窜。打，打不了，守，守不住。”

周恩来说：“所以我说彭德怀同志是高明的心理学家。他说得很对：阎锡山从外长城退到内长城，如果在灵丘、平型关、砂河不打一仗，怎么回答山西父老？可是要想打一仗，他根本没有信心。想在砂河以东和日本决战，他没有这个力量，更没有这个胆量！总之，山西的形势，危如累卵！”

这时，凄厉急骤的空袭警报，呜呜呜呜地响了起来。周恩来侧着耳朵听了一下，继续说：“板垣征四郎进攻灵丘、平型关，就是这几天的事了……”

警卫排长快步进来说：“周副主席、总司令，空袭警报，请快去防空！”

周恩来问道：“同志们都去防空没有？”

朱德对帮助他移动地图、听着他们分析战况的林穆说：“林穆，你去看看同志们，叫同志们防空！”

林穆回答说：“是，可也请周副主席、总司令马上防空。”

周恩来笑道：“我们就去。”等林穆和警卫排长走后，又说：

“蒋介石的刘茂恩、汤恩伯这几个军，已经全无斗志。根本不能指望他们在滹沱河谷和太和岭顶日本人一下，打乱寺内寿一夺取太原的战略计划。”

城市上空的空战，开始了。

警卫排长又急跑进来了，带着不高兴的口气说：“副主席、总司令，我请首长们到防空洞去再说话！”

林穆也随着快步进来，说：“周副主席、总司令，国民党的飞机同日本飞机打起来了！”

周恩来问道：“同志们都去防空了吗？”

林穆答道：“除了值班离不开的，都去了。”

警卫排长见林穆不催首长防空，批评林穆说：“林参谋，你也应该请副主席、总司令注意安全，快去防空嘛！你怎么不管呢？”

林穆笑着对周恩来、朱德说：“副主席、总司令，我受批评了，得马上给我个改正的机会：请副主席、总司令防空！”

周恩来听了，笑着对朱德说：“我们受批评，连林穆也受批评了，怎么办？”

朱德平静地对警卫排长说：“这里有地图，在防空洞看不清楚。别不高兴嘛，好、好，我们接受批评。不过，听说日本飞机，是不敢在我们脑壳上头扔炸弹的噢。”

警卫排长噘着嘴说：“我没有听到有这个说法……”

“不信？你问问林穆同志。”

林穆说：“听说过……”

朱德找到支持，高兴地笑着说：“你听，是说过不敢在我们脑壳上扔炸弹的嘛！”

林穆却笑着说：“不，总司令，日本人说要专门轰炸共产党军队的首脑机关哟。”

朱德看着周恩来笑道：“噢，我还没发现林穆有那么丰富的

想象力！我们孤立了。”

周恩来安详平静地说：“是孤立了，我们只好去了。”

周恩来和朱德走到院子里，仰头看看天空，看见日本飞机和中国飞机，正在空中迅猛追逐。机关枪炮声、投弹的空气摩擦声、爆炸声、俯冲后爬高的尖锐响声，交杂在一起，乱成一片。整个太原，像被死神的黑袍紧紧地裹着，紧紧地裹着。

周恩来继续说：“日本人选定山西作为进攻重点，给阎锡山这一闷棍，真是不轻。本来在阎锡山心中，就有无法医治的三大心病：一是日本人，特别是他士官学校老同学板垣征四郎不够朋友，急于夺取山西；二是蒋介石看见阎锡山丢失天镇，想调三十万大军进来，乘阎锡山之危，控制山西；三是怕我们进来了，人民造他的反。所以，等日本打到内长城，他才不得不赶快叫蒋介石调卫立煌来。可是卫立煌还没有赶到，现在真正能帮他的只有我们。所以，阎锡山他一方面怕我们来，另一方面又想我们来。”

朱德说：“现在想我们来，想得好急噢！”

“久旱望云霓。”周恩来双手抱在胸前，微笑着说。

在一阵猛烈的、长时间的空战交火声里，只见一架涂有青天白日标志的国民党飞机，打着旋儿，拖着长长的烈火浓烟，向西边栽了下去。

周恩来望着西边天空，沉重悲惋地说：“又一位勇敢的中华儿子，壮烈地死去了！”

朱德说：“国民党军队里，有不少这样壮烈死去的中华好儿女！”

长长的尖锐呼啸，隆隆的爆炸气浪，震得门窗玻璃砰琅砰琅，纷纷破碎了。

警卫排长急躁地跑到院子来，像下命令似地说：“副主席、总司令，我们不同意首长在这里讲话。到防空洞讲，不是一样么？”

我要向保卫部告状！”说罢转向林穆说：“你怎么放弃指挥权呢？我连你也告，叫你关禁闭……”

朱德笑着说：“林穆要关禁闭，那我们更要关禁闭啰，那打日本就打不成了！好好，好好！别告林穆了，我们接受你的批评就是了。可是……”他幽默地笑着：“到防空洞，干啥子噢？阎锡山马上要来请我们的。”他看见警卫排长并不因为有这样幽默的解释而表示满意，于是又说，“你问问周副主席，是不是阎锡山马上要来请我们。”

周恩来用右手向前划了个圈，非常认真地对警卫排长笑着说：“总司令说得对，阎锡山马上要来请总司令的。”又说，“打点水，叫总司令洗洗脸，好到阎锡山那里去。到阎锡山那里，坐小汽车，也得走一夜哩。”

朱德十分认真地说：“是噢，那我们得赶快去跟他挡挡日本人噢，快打水来，快打水来！”

空战停止了，解除警报的呜呜声，又长啸起来。一小会儿，林穆进来报告：

“副主席、总司令，阎锡山派他的高级参议来接总司令，接副主席，到太和岭他的行营去。”

朱德总司令笑向警卫排长说：“怎么样？”

“那是碰巧，让总司令碰对就是了！”警卫排长努着嘴，但是笑了。

朱德说：“怎么是碰对呢？他是一定要来求我们帮他忙的噢！”

傍晚，暮霭阴沉。朱德、周恩来乘阎锡山的专车，开出兵慌马乱的山西省城。林穆看见黄尘滚滚的公路上，不是往北开去的军运卡车、马车，就是向南开来运送伤兵的车辆，还有担架和

受伤的士兵，一路不断，没完没了。还看见被日本飞机炸坏的车辆，翻倒在路旁路沟；还有陷在弹坑泥泞里的骡马大车、牛车和驴车。极度紧张的车夫，紧拽着骡马的口嚼，想使牲口脱离险境。而那些怒气冲冲的押送士兵，挥动皮鞭，狠狠抽打着牲口的腹背或大腿。这些士兵，好像想把日本飞机所造成的一切罪恶，都归到这些不能辩解，无法申诉的牲畜身上，去追究责任，发泄怒气，倾泻怨恨。往北开的士兵，看见小汽车来时，有的停下来看着，有的不看也不躲，闷头儿走着。也有的挥手向汽车吼叫几声，什么怕死啦、逃跑啦之类的恶语。往南走的士兵，情况是凄惨的：不少是绷带裹着头、缠着手，拄着木棍子。

在车灯照射所能达到的范围内，林穆看到处处是逃离战区的难民。他们搀扶着老人，拉着孩子，挑着箩筐里的婴儿，背着破被卷儿，疲惫不堪地向南走着。有的人软瘫蜷缩在路旁、树下、村头、道边。混乱、惊慌、绝望、痴呆，纠结在一起，像一道波纹混乱、不见水光、壅塞而又看不到头的河流，从汽车两边缓慢地流着，流着……林穆看见这种情影，太像前几天见到的几个归国留学生，在他们从上海到南京，沿陇海铁路到郑州时，亲眼见到难民人流而写的一首诗所描述的那样。“太像了，太惨了！”他暗中默念起那首诗来：

祖国，我怎么回答这些人流？
您是那么辽阔，那么富饶，
为什么那么衰弱，那么苍老？
您是那么美丽，那么妖娆，
为什么又那么褴褛，那么枯槁？
你冶炼出青铜，发明火药是那么早那么好，
为什么今天却挨外国人的大炮？
祖国，我怎么回答这些人流？